

每个人都走在回乡路上

■赵锋

我的老家在鄂西北，离开故乡很多年，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突然想念起那个生我养我、炊烟升起的小山村，想念那里的山山水水，想念那里的父老乡亲、儿时伙伴，想到与老房子相关的物件……想的久了，变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这种情感，相信每一个从故乡走出去的人都会有。乡愁为每一个在异乡的人打开了一条通道。这条通道，从故乡出发，直抵每一个游子内心。

春节回老家过年，村里出外打工的人都回来了。一问才知道，大家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，有些人一年回来一次，有些人几年才回来一次。不管时间长或短，他们始终牵挂着这个千里之外的村庄和家。近年来，村里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年轻化，有些人家甚至是举家搬离这个村庄。村里有些房屋长年闲置，闲置的还有肥沃的稻田，这曾是村里人的衣食之源。

年轻人外出谋生，不再是庄稼地的主人，也不再仅仅依赖于土地生存，他们有更多、更喜欢的生存和生活方式，视野也变得更加开阔、丰富多彩。有爱不觉天涯远，不管走多远，过年，总是要回乡。伙伴说，在外工作辛苦点无所谓，最牵挂的是千里之外的一家老小，就像风筝，飞得再高再远，永远被家乡这根线牵挂着，既辛酸又温暖。

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，童年

的记忆几乎都来源于乡村，那里有童年美好记忆，有青春的迷茫与躁动，也有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梦想。

读书，工作，离开故乡。从前的一切那么美，仿佛村头天空上飘浮的云朵。它留在童年的时光里，留在草木丰美的乡间，留在那个乡村少年的脑海里，时不时会在记忆深处摇曳。回想时，它变得流光溢彩，仿佛在晚霞中奔跑的灿烂少年。

有人说，心系故乡的人是心存敬畏的，这种敬畏来源于家乡的黄土地，来源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代代祖辈。走出故土，走进城市，越来越多的欲望左右着我们的选择，越来越匆忙的脚步打乱了该有的节奏。故乡似乎渐行渐远。向前走的时候，别忘了回望一眼故乡，回望生养我们的土地，感受人生最初的温度和新鲜。

我的许多散文都是在老家时完成的，写这些文字的最初动力就是对故乡的眷恋，以及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、热爱。既有写故乡的山水人情，也有写对内心故乡的追忆。不管写什么，都是人情、人性，是内心深处的那份心灵体验。

儿时，我常藏在老家的阁楼里偷偷翻看父亲放在那里的各类报刊和书籍。太阳从小木窗射进来，我就坐在那束阳光里，读那些似懂非懂的文字，至今难以忘怀。

就是那些文字，在我的内心撒下种

子，让我爱上了文字，并以文字为伴。不管今后的人生路怎么变化，我想自己不会忘记这份初心，沿着这条路走下去。

浓浓的乡愁和新年的钟声催促着游子回家的脚步，回去看看年迈的爹娘，抱抱年幼的孩子，温暖爱人孤单的内心，去触摸那些故乡的草木和庄稼，去亲吻故乡的大地……那里有他们心心念念的家，有他们念念不忘的童年，更有那些说不明道不清的精神激荡。

春节，在北京工作的叔叔和哥哥都回到老家过年。叔叔18岁离开老家，走进军营，驻守边疆近半个世纪，从英俊少年走到“两鬓青青变星星”的年龄。

一家人一家亲，谈家事，互诉衷肠，感慨万千……这就是故乡的魅力，老家的温暖，这就是亲情彼此的支撑和眷恋，谁都无法替代。

无论是对文字和阅读的热爱，还是对故乡的眷恋、对生命的敬畏，都将是这一生温暖的宿命。每个人都有故乡，都有一份隐秘的乡愁，无论走多远，其实都是走在回乡的路上。

我们注定会在某个时间，与故乡重逢，最终回到故乡。

年味

■李从娥

日子一天天飞驰而过，蛇年的钟声快要敲响，思绪如同一朵花，在静静的夜色里绽放。远在他乡的亲人们，是否也和我一样，在这静夜中思念着亲人呢？我在心里默默为你们祈祷，送上一份新年的祝福！

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年，是一段里程的结束，又一段里程的开始。也许是因为长大了，现在我对年没有多少期盼，也总是感慨越来越没年味了。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，日子越过越红火，穿新衣不再是过年的期盼，不经意间，我们与年变得疏离了。其实，过年不仅仅是节日，还是情感的凝聚点，饱蘸了永远不灭的亲情，裹挟着淳朴而亲切的乡愁。

孩童时，过年就意味着能穿新衣、放鞭炮、吃喝玩乐，不亦乐乎。从来没有空的父母，也会陪着我们一起玩几天。

离开家乡多年，童年的伙伴现已为人父母，当年满头乌发的父母现已双鬓斑白。见不到时时期盼，见到时又不知如何开口，喊声爸妈，喜悦与泪水

交织在一起，年味，还是那么馨香！

如今，过年的期盼不再是一顿饺子，一件新衣了，更重要的是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快乐。过年了，和家人一起唠唠家常，是过年永恒不变的主题。

母亲常常说：最怕过年。

长大后，我理解了母亲的苦衷：过年不给人家置办一身新衣，总觉得没法交代；过年不给人家做一顿像样的饭菜，总觉得愧对亲人。父母一直勤俭持家，但总会拿出最大的努力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年，是母亲把所有的希望和祝福都包进饺子，煮成一锅又一锅热气腾腾的美味。我们开心地狼吞虎咽时，母亲笑得比我们更开心。有妈真好！这福气，温暖了我一辈子。

除夕，家家大门贴上红红的春联，挂起大红灯笼。各种鸡鸭鱼肉端上饭桌，亲人欢聚一堂，饮酒叙谈，热热闹闹，温馨幸福溢满每个人的心头。

家家都会烧一炉旺旺的木炭火，大伙儿围在一起，嗑瓜子、嚼芭谷花，欣赏精彩的节目，不时传来欢乐的笑声和小孩的嬉闹声。零点钟声一响，爆竹齐鸣，烟花燃放，老的少的满腔欢喜。除去旧岁，迎来新的一年。

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噼啪声中，揣着

对新年的希冀，几个孩子齐声吟诵王安石的《元日》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；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大人开始守岁，小孩给长辈送上祝福，长辈给孩子们压岁钱，通常是五毛或一元，我们喜得合不拢嘴。

静静的时光里品尝着一次次过年的味道，酸甜苦辣咸俱全。新年到，我们要放下心中所有的事情，将自己最大的热情投入这场团圆中，去聆听，去分享，去感悟……让小儿女开开心心，无忧无虑；在父母面前尽我们最大的孝心，给他们敬杯酒，给他们洗洗脚，陪他们聊聊天，陪父母从生命的这一日，走到生命的另一天。

我们渐渐地长大，由一个活泼淘气的孩子，变成彬彬有礼的少年，在岁月流转中，又变成深沉稳重的中年。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玩鞭炮、偷吃食物，也不会再像从前一样无忧无虑嬉笑打闹了。

年，像淡烟，又像远山的晴岚，我们握不住，也看不到，但它走来的时候，只在心头轻轻一拂，我们就知道，年来了。

一家人亲热地围坐在一起吃一顿年夜饭。老人看着儿孙承欢膝下，全家人共享天伦，这是何等的幸福。欢声笑语像朵朵花儿，温馨地绽放，清香四溢。

这也许就是年的味道。

